

杀星小子  
上 5



曹力群作品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 杀星小子（上）

曹力群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 杀星小子（下）

曹力群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《杀星小子》

曹力群著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朝阳区京精印刷厂印刷

40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 21 印张 2 插页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---

ISBN 7-104-00762-8/I·341 定价(上、下):24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:(010)62251794

## 《杀星小子》内容简介

尹育纯为独霸武林，竟丧心病狂地将自己的师父——德高望重的武林绝顶高手“武林五先生”的武功废弃，丢于荒山野岭，使其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。

不及弱冠之年的麦亮宇，自幼跟随母亲四处漂泊，饱受世人欺侮。在一次武林的劫争中，麦亮宇的母亲被“白骨谷”弟子杀害。在“玄机先生”的引荐下，麦亮宇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寻得“武林五先生”并拜“五先生”为师，得到“五先生”内功真传。

为给母亲和师父报仇，除却武林败类，制止武林同道的相互残杀，麦亮宇与梅仙、欧阳映雪结成“寰宇三英”，与“千面客”尹育纯为首的恶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智、斗勇，终于亲手将为恶江湖的尹育纯横尸掌下。

该书情节跌宕起伏，悬念丛生，人物对白精彩，令人不忍掩卷。

雪，漫天飞舞。

血，一滴一滴的洒落在雪地上。

雪，是白的；血，是红的，红白相映！

虽然鲜明醒目，但却令人触目惊心！

寒风凛冽，雪花飘飞……。

这时候，在这种风雪交加的大寒天里，任何人都会在屋子里燃上一盆火，懒散地坐在火盆旁烤烤火，谁都会暂时偷个闲，谁都不愿意跨出屋门一步。

当然，如果是有紧要的事情，非出门不可，那是例外，也是迫不得已。

然而此际，豫中官道上，正有两个人互相搀扶着，瑟缩的冒着风，顶着雪，脚步蹒跚地踽踽前行。

那是一男一女，男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大男孩，女的则是个年约三十六七上下的妇人。

看情形，任何人都能一望即知是一双母子。

母子两个，衣衫单薄褴褛，而且全身血渍斑斑。

不过，实际情形尽管如此，那母亲虽然蓬头垢面、神色憔悴，容貌虽然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，但是岁月的风霜痕迹，并未掩盖住她那美好的脸形轮廓，和眉宇间那股雍容高华的

气质！

从气质上看，显然地，她年青时代，必然受过良好环境的教养，也必然是位风华绝色美人。

那大男孩，虽因长年的流浪江湖，长年的吃不饱、穿不暖、睡不好而一脸风尘气色，但却并无损他那与生俱来的英挺脱俗的气概！

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如果生在一个好好的人家，这年纪，无论是习文学武，都该是最美好的时代！

然而，他……这大男孩一生下来就与苦难结了缘。

他，名字亮宇，姓麦，是子从母姓。

麦亮宇的母亲芳名慧如，年青时代曾是名满武林的“朱仙一美”，令多少少年子弟钦慕的绝代红粉。

可是，如今却落得……

这是什么原因造成？是“红颜薄命”么？……

不！每一个人都有父亲的，麦亮宇他怎会没有，怎会例外，只是他从不知道他父亲是谁？他母亲也从来没有向他提说过，从来不肯告诉他。

他记得自他开始有记忆起，就和母亲相依为命，流浪江湖，从没有见过第二个亲人，在江湖上受尽了各色各样人物的白眼，欺凌与羞辱！

在他饱受凌辱的心灵上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似乎都是冷酷的，无情的，丑恶的，没有一丁点儿仁爱与温暖！

茫茫神州，悠悠岁月，多年来他只交过一个朋友。

那是一个“私生女”，一个历尽苦难辛酸、备受世人讥刺

凌辱，最后终于走上自杀之路，却被他的母亲巧遇救活的小姑娘。

麦亮字的脑海里清楚地记得，她的名字叫做杜美兰，模样儿生得很是秀丽，清澈的明眸中，不时的闪烁着一股难以言喻的仇恨火焰！

本来，他们母子俩和杜美兰很可以在苦难中共同生活下去的，可是，却偏偏遇上了一个叫做“九洲罗汉”，好管闲事的和尚，硬说杜美兰杀孽太重，硬迫他母亲，不准传她武功，不准收留她。

杜美兰于闻听之下，悲愤交加，伤心欲绝，终于独自悄然地离开了他们母子，从此不知她的踪迹下落。

在麦亮字的记忆中，他等于是个没有姓名的人，只有他母亲一个喊他的名字，别人不是叫他“小杂种”就是叫他“私生子”。

有时，他更听到有人骂他母亲“小寡妇”，“狐狸精”！

对于这些辱骂，麦亮字的心中虽然很愤怒，但却无可奈何那些辱骂他们母子的人，同时他母亲也不准许他与那些人争论，要他尽量忍耐！

年年月月，日日時時，母子俩几乎是生活在欺凌、羞辱与刺耳的咒骂声中。

因而在麦亮字的心灵上，也就深深地种下了仇恨的种子，他恨不得杀尽所有辱骂欺凌过他们母子的人！

可是，他母亲虽然教过他武功，也替他扎下了很好的根基，但是和那些个欺凌他们母子的人比起来，仍然相差得很远，偶然忍耐不住，冲动争论的结果，则是更大的羞辱，更

悲惨的欺凌！

小寡妇！

小杂种！

狐狸精！

私生子！

这些极端难听刺耳的羞辱，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他们母子俩的耳畔响着。

母子俩在走投无路之下，为了避开那些无穷无尽的欺凌与辱骂，终于决心隐迹遁世，远离人群。

但是，当他们母子二人，在一处深山绝谷中，费尽辛苦气力，刚搭好一间堪可栖息的茅屋时，突然来了两个黑衣大汉，一言不发的于举手之间，纵火焚毁了茅屋！

一把熊熊的烈火，烧尽母子俩的希望，更烧碎了母子俩的心！

在极度悲痛绝望之余，麦慧如作了最勇敢的决定，为了爱子，决定不顾一切地去投奔她的父亲！

麦慧如的父亲，“朱仙隐侠”麦万邦，是一位誉满武林的当代大侠。

孰料，那残酷的恶运，似乎永远跟着他们母子似地，在路上几次三番遭到“大鹏庄”和“铁旗庄”两庄手下的狙击，弄得满身是血，几乎丧命！

这两庄手下为何要和他们母子过不去，要狙击他们母子，和他们母子有什么仇恨？这问题，只有麦慧如心里明白，麦亮宇却毫无所知。

他虽然问过他母亲，但是，他母亲却只是凄苦的叹气，不

肯告诉他，也不准他问！

为了躲避两庄手下的狙击，母子俩只好躲躲藏藏的走着，一路行来，风寒雪飘中，麦亮宇那带着菜色的脸孔已被冻得红红的，一面走着一面不停地搓揉着双手，肚子里饥肠辘辘，又冷又饿。

麦慧如无限爱怜的望着爱子，探手怀内摸出仅有的半个高粱麦饼，递给爱子柔声说道：

“宇儿，你很饿了吧，把这个吃下去，吃下去会暖和些。”

麦亮宇正当饥肠如火之际，闻言连忙伸手接过，张嘴咬了一大口，忽又把冻得硬梆梆的高粱饼送到麦慧如的嘴边，说道：

“娘，您也吃一点吧，好香好香呢！”

麦慧如听得心中好不酸楚，忍着眼泪摇头道：

“孩子，你吃吧，娘不饿！”

麦亮宇睁眼望着他母亲，道：

“娘，这几天风雪交加，咱们一路上又没有能讨到什么吃的，您已经有两天多没吃东西了，怎会不饿？快咬一口吧，您要是不吃，宇儿也不要吃了。”

他生性至孝，麦慧如也深知她如果坚决不吃，爱子一定也不肯吃，当下心中不由暗暗长叹了口气，依顺地张嘴咬了一小口。

半个高粱麦饼，原本不足充饿。

在麦慧如的心意，咬一小口只是不忍拂逆爱子的孝心，作个象征性的意思意思而已，岂知麦亮宇竟然不答应，定要她大口的多咬两口。

麦慧如眼见爱子如此孝顺，心中既感安慰高兴，又感难过而伤怀！

于是，那只不过是五六口的半个高粱麦饼，刹那功夫，便已分别落入这一双凄惨可怜的母子俩的肚中。

麦亮宇饥火正炽，半个高粱麦饼吃光，他心灵中不由立刻泛生起了一缕忧惧的思绪，忍不住望着他母亲问道：

“娘，外祖父家还有多远？”

麦慧如抬眼望了望白茫茫的大地，抬手指了指前面十多里外的镇市说道：

“就在前面那座镇头上，顶多再走两个来时辰就可以到了，可是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脸上掠现起一片忧虑之色地接道：

“娘很担心你外祖父他老人家不肯收留咱们母子……”

麦亮宇神情不禁微微一呆！道：

“娘，您不是说外祖父是很富有！房子又大又多，他老人家慈祥可亲，怎会不肯收留咱们母子呢？”

麦慧如神色凄然地暗叹了口气，摇摇头道：

“孩子，你别多问了，这些事还不是你应该知道的时候。”

麦亮宇眨了眨眼睛，没有再问。

于是，母子两个互相搀扶着在风雪中默默地往前走着，走了个把时辰，抬眼望望前面的镇市，距离越来越近了。

离家越来越近，麦慧如的心情虽然有点紧张，但还能勉强沉住气，可是麦亮宇毕竟只是个大孩子，实在忍不住内心忐忑地问道：

“娘，外祖父如果是不肯收留咱们母子，咱们可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这问题麦慧如自己也不知道，她也不敢去想。

因此，她神情凄苦地深深地长叹了口气，没有开口回答爱子的此问。

麦亮宇眨了眨眼睛，提供意见地说道：

“娘，要是外祖父他老人家真不收留咱们母子，咱们就去找爹吧，别人都说孩儿是私生子，孩儿就是不相信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麦慧如脸色已变得铁青的怒叱道：

“住口！娘和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准你提说你爹的事情，你怎么忘了，你没有爹，你是个私生子……”

麦亮宇一见母亲脸色铁青，声色俱厉的样子，不禁吓得扑通一声跪伏在雪地上，抱着母亲的双臂，泣声道：

“娘，求求您，求您别再说下去了，孩儿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提说爹的事情惹您生气了！”

说罢，不禁悲伤地放声大哭起来。

虽说，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只是缘因未到伤心处。

麦亮宇自出娘胎，就一直受着苦难的命运，悲惨绝伦，何况他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大男孩，在那等悲苦绝伦的命运环境上，他怎能不伤心，怎能不放声大哭！

麦慧如眼见爱子悲伤得放声大哭，芳心不禁片片碎裂，痛如刀割，忍不住俯身搂住爱子痛哭失声！

相对哭泣，暂时的忘记了饥寒，任由那寒风吹刮着他们单薄的衣衫，任凭那雪花儿飘落在他们的头发上，身上！

麦慧如口中不停地喊道：“孩子！可怜的孩子！”

麦亮宇的口中还是一叠连声地：“娘！娘！”叫个不停。

真是声声断肠，字字血连，令人惨不忍闻！

流泪眼对流泪眼，断肠人对断肠人！

母子二人哭声悲戚，惨绝人寰，一片呜咽声中，实在令人难分哪一声是母亲的，哪一声是儿子的。

眼泪像是一连串的珍珠，一颗颗的滴落，融合在一起，分不出哪一颗是母亲的，哪一颗是儿子的！

良久良久，母子两个的哽咽声低哑了，泪水止息了，但是母子的两颗心，也融合了。

风，越刮越强！

雪，越下越大，地上的积雪又增高了数分！

落在母子二人身上的雪花儿，在人体热度的抵抗中，溶化了。

于是母子两个的头发湿了，单薄的衣衫湿了，加上一阵阵强烈刺骨的寒风，于是，母子被冻得开始瑟瑟发抖！

麦慧如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抵御着寒冷地挺了挺胸脯，眼中放射着希望的光芒，抬头望望前方“朱仙镇”头上，那座曾经是她度过二十年幸福快乐时光的气势巍峨的巨宅，转向麦亮字爱怜地柔声说道：

“字儿，咱们赶路吧，如若真在天黑以前到不了外祖父家，咱们母子不被饿死，也要被冻死的！”

于是，这一对遭遇悲惨可怜的母子，抖了抖身上未被溶化的雪花儿，怀着沉重，悲痛，但又充满着希望的心情，直朝“朱仙镇”方向走去。

天黑了，也只是刚黑个把时辰。

麦慧如母子二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，走到一座建筑巍峨的巨宅门前，那是麦慧如从小生长的家，巨宅的主人就是她

的生身父亲，也就是誉满武林的当代大侠“朱仙隐侠”麦万邦。

希望，点燃了他们母子生命的火把，精神为之一震，忘记了饥饿，也忘记了寒冷！母子两个几乎是不约而同的长长地喘了口气，相互地望了一眼，脸上同时泛起了一丝淡淡的欣喜欢愉的神色！

麦亮宇望望那紧闭着的黑漆大门，道：

“娘，这就是外祖父家么？”

麦慧如神色欣喜而又凄然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嗯，屈指算算，娘离开家已经整整十五个年头了，今天要不是为了你，无论如何娘也鼓不起勇气，没有那个脸重入这两扇大门的！”

说罢，神情凄然幽幽地长叹了口气，目光呆呆地望着那两扇黑漆大门出神，思绪沉入了往事的回忆中，不言也不动。

这也难怪，她自幼生长在这座巨宅里，曾度过二十年温暖幸福的岁月，享尽了人间的欢乐！

不幸，为了爱，她铸下了终身大恨，背叛了这座巨宅——她的生身父母。她对爱奉献了一切，也牺牲了一切。

然而，结果她却失去了一切！

爱，温暖，幸福和欢乐全都背叛了她，遗弃了她，于是，她什么也没有了。

不！她不是什么也没有了。

爱与温暖，幸福和欢乐，虽然全都背弃了她，但是她却得到了一个必须活下去的源泉，那就是十多年来和她相依为命的爱子——麦亮宇。

麦亮宇是她生命的源泉，也是她这一生所有的希望的彩

虹！

事实上若是没有麦亮宇，她一定早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，早就用她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。

在麦慧如不言不动间，麦亮宇仰首望了望黑沉沉的夜空，忍不住开口说道：

“娘，已经快到亥时了，外祖父可能已经睡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叩门吧。”

话落，也不待麦慧如答话，脚下已飞快地走上前去举手拍了门。

门被拍得“砰！砰！”直响，可是拍了许久许久，门里却没有一点动静，也没有一点反应。

麦慧如见状，便立即阻止爱子再拍下去，说道：

“孩子，别再拍门了，你外祖父一向习惯早睡早起，家里的人可能已经全都入睡了。”

麦亮宇眨着眼睛问道：

“那么咱们怎么办呢？”

麦慧如双眉微蹙地，默然沉思了刹那，说道：

“没有办法，只好越墙进去再说了。”

于是麦慧如挽起爱子的一只手，母子二人提气腾身跃入墙内。

巨宅内，虽然院子甚大，房舍栉比，但却是静悄悄的，黑沉沉地，不闻一点声息，也不见一点灯光。

麦慧如眉锋微皱了皱，略一沉吟，立即作了决定地挽起爱子的一只手说道：

“孩子，咱们先去见了你外祖父再说吧。”

于是，母子举步直奔后院。

麦慧如她本是此宅的女少主人，对于宅内的一切自是非常熟悉清楚。

片刻功夫之后，母子二人，进入了后院。

蓦地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倏起，喝问道：

“谁？”

喝声起自右侧丈余之处的屋廊上，麦慧如凝目望去，屋廊下岳立着一位身穿蓝袍，目射威凌的老者。

借着雪光的反射，只一眼，麦慧如即已认出蓝袍老者正是家里的总管，昔年追随她父亲行道江湖，名虽主仆，事实上却是情如兄弟的许振昌。

她连忙急行几步，朝许振昌一拱手为礼地说道：“许叔叔，是我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心里一阵酸楚，便再也接不下去了。

许振昌神情微微一怔！诧异地望着麦慧如问道：

“你是谁？你认识老朽？”

这也难怪，十五年前，麦慧如乃是个貌美如花的绝色少女，而今天，她已经变得蓬头垢面，容色憔悴，衣衫褴褛的乞食婆似的妇人。

这变迁太大了，也太出人意外了。

许振昌做梦也想不到，眼前之人就是十五年前羡慕了武林子弟，风华盖代，美号“朱仙一美”的主人的爱女掌珠。

麦慧如强忍着内心的酸楚，凄然说道：

“许叔叔，我是慧如。”

许振昌双目倏地一睁，凝视着麦慧如憔悴容颜，稍顷，脸

上现出一股惊喜激动之色，他说道：

“呵！你果然是小姐，十几年了，老奴哪一天不在想念小姐，今天你终于回来了……”

这时，语音忽地一顿，目中闪过一抹惊惶之色地朝麦万邦的居寝之处望了一眼道：

“小姐，老主人已经睡了，请先到老奴屋里坐歇一下再说吧。”

麦慧如脸色不禁一变，道：

“许叔叔，我爹他老人家还在恨我么？”

许振昌没有答话，却举步向着前院走去。

麦慧如本是十分聪明之人，见状已知她父亲必是仍在恨她，否则，许振昌决不会目闪惊惶，也决不会不答话。

于是，她只好和爱子跟在许振昌的身后，默默地走向前院。

走进许振昌的屋里，许振昌立刻随手关上了屋门，这才请麦慧如母子坐下，替母子二人倒了两杯热茶之后，说道：

“小姐，老奴能见到你，心里实在非常高兴，但是你，千万不要惊动老主人他老人家，有什么事情，你只管对老奴说好了。”

许振昌为何不要惊动她父亲？这意思，麦慧如她懂得，心中不由暗暗一惨，酸楚无比！

她爱怜地望了望身旁的爱子，暗暗深吸了口气，强忍着心中的酸楚，望着许振昌神情幽幽地问道：

“我爹和娘两位老人家的身体都好么？”

许振昌点头说道：